



当代浙学文库  
DANGDAI ZHEXUE WENKU

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出版（编号：2014CBB08）

浙学

张日波 著

# 报酬递增思想的演进 ——以马歇尔为中心的考察

The Evolution of Increasing Returns

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两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基本趋势：一是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二是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两者合在一起，称为报酬递增。任何经济问题，都与此密切相关。如此重要的现象，应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而非边缘问题。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报酬递增思想的演进  
——以马歇尔为中心的考察

新學

张日波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报酬递增思想的演进:以马歇尔为中心的考察 / 张日波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308-14796-5

I. ①报… II. ①张… III. ①马歇尔, A. (1842~1924)—报酬递增—经济思想 IV. ①F091.3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7413 号

## 报酬递增思想的演进

——以马歇尔为中心的考察

张日波 著

---

责任编辑 曲 静  
责任校对 仲亚萍 杨利军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53 千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796-5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 序 言

罗卫东

1935年,经济学家亨利·达文波特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马歇尔已经统治经济学几十年了,并且在英语国家的经济学家中,他的统治地位仍将继续。”此时马歇尔已经逝世11年了。

199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写道,马歇尔的光辉巨作《经济学原理》“在价格理论的教学中一直领袖群伦,……整个20世纪都是如此”,此时距离马歇尔逝世已经72年。

1990年,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问世百周年之际,国际经济学界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向这位经济学的巨人致敬。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芝加哥大学乔治·斯蒂格勒教授总结了马歇尔的学术贡献如下:第一,马歇尔在价值理论中将时间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分析了供给和供给弹性在市场中即时的、短期的和长期的不同特征。正是由于马歇尔强调了时间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他的著作引入了一系列非常有用的分析性的概念,大大强化了经济学的分析能力,这类概念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必须使用的。第二,提出了外部经济性和内部经济性的原理,对两者进行了创造性的区分,对收益递增情况下仍然可能存在某种竞争的现象进行了解释,丰富了福利经济学、生产理论和价格理论等领域的讨论。第三,马歇尔使企业理论的重要性为人们所认识,并且对企业和产业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考察,可以说是正式开启了经济学对企业和产业问题的分析性工作。第四,马歇尔对消费者理论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斯蒂格勒认为这四个方面是马歇尔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这些主要的理论贡献以及马歇尔苦心孤诣的体系化、形式化的尝试,奠定了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性的、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基础。除此之外,马歇尔还有其他若干次要但对于现代的经济学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贡献,比如他对工业区概念、人

力资本概念的阐释,对货币需求理论的表述,对新的国际贸易理论的促进,等等。

在经济学这样一门自我标榜为“科学”的学科中,影响超过30年的经济学家不多,超过半个世纪的更少,而影响力在一个世纪以上的简直是凤毛麟角。两百多年来,有此能力的人不超过10位,而在某些标准更严格的人那里,不超过5位。但无论按照何种标准和要求来衡量,马歇尔的地位都是屹立不摇的。

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大师一样,马歇尔也是一个思想充满多样性、难以清晰把握和理解的人,在他的理论中有很多值得探索和揭秘的“谜题”。著名的马歇尔传记作者格罗尼维根就曾经说过,对于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来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都是一本很难掌握的书。他的理论体系中的张力甚至矛盾的特性至今让人困惑与不解。比如,他对经济学的定性,希望是一门生物的经济学而不是物理的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研究方法,希望将归纳和演绎相互结合,理论与实际情况相互参照;认为经济学的使命具有实证性和规范性双重的内容;等等。

马歇尔的个性,更是让他人不解而又为之着迷。他的性格中既有相当烂漫和感性的部分,也有十分功利和理性的方面;非常善良、富有同情心,据说还非常慷慨,但他有时对人对事又会表现得十分冷酷和自私;他对斯密、李嘉图、穆勒、古诺、屠能这些过世的先辈经济学家极为尊敬,表现出门徒式的谦卑,但对在世或者去世不久的同辈经济学家(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等)又采取了冷漠和倨傲的态度,极不情愿地承认这些人的学术贡献,对自己的学术与这些边际革命的发起者的思想之间的关系不是力图否认就是讳莫如深;他终其一生孜孜不倦追求真理,著书立说强调事实根据,但是他对事实的态度又是让人捉摸不透的,让人觉得他只讲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事实,有意无意地忽视乃至否认相反的事实;他有英雄主义的荣誉感,毕生追求实现自己的理想与价值,但又具有较强的虚荣心,过分在意自己的学术地位和社会评价,为此,他常常会因为其他人的误解而大发雷霆。

马歇尔的社会理想也不稳定,早年曾经在较长时间里兼具的社会主义信念,中老年以后渐渐被放弃,逐渐转向自由主义;尊重女性,以至于被认为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他为了和自己女学生结婚不惜放弃剑桥大学的研究职位去了另一所大学,但是另一方面,又终其一生都在竭力阻挠剑桥大学授予女学生学士学位以及反对授予女性选举权;他早年反抗父意,放弃走教士的道路,对神学完全无视,但对于宗教信仰的力量却极为重视,晚年甚至着迷于宗教问题。

为人处事方面,马歇尔作为经济学的导师,成就斐然,但是却和许多早年的

密友和学生(西季维克、老凯恩斯、福克斯威尔等)闹翻;在建立剑桥大学经济系和剑桥经济学派方面,具有开创之功,但在很多人眼里也是一个不择手段、排斥异己、任人唯亲、骄横跋扈的学阀。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关于马歇尔的生平、个性等,他的夫人(玛丽·凯丽)、学生(凯恩斯、庇古等)都先后撰写过回忆文字。1940年《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之际,约瑟夫·熊彼特撰写了长篇纪念文章,这篇文章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刊出,马上获得了马歇尔遗孀的高度肯定。罗纳德·科斯也曾于20世纪70年代初撰写了对马歇尔身世以及方法论进行精细考据的文章;惠特克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了“马歇尔”长篇词条;马克·布劳格在他的代表作《经济理论的回顾》一书中以最大的篇幅介绍马歇尔的经济学。在《经济学原理》出版百周年的一系列纪念活动期间,国际学术界关于马歇尔的研究文献更是非常丰富多彩。1995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经济思想史教授格罗尼维根总结了以前的研究成果以及获取的文献档案资料,撰写出版了《翱翔的鹰:马歇尔传》,极为详细地描述了马歇尔漫长的一生。格罗尼维根在2007年又出版了新的《马歇尔传》,侧重介绍马歇尔的经济学贡献。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形成关于马歇尔的更为完整的印象,这里不再赘述。

学者的个人因素与学术之间的关系,在文化科学领域中要比在自然科学中更加值得重视。了解马歇尔的价值观、性格特点和心理倾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经济学体系中包含的复杂性和张力。庇古在马歇尔逝世后的一次演讲中曾经说道:当你第一次读《经济学原理》,你很容易觉得这是一本相当易懂的书,但是第二次读的时候你会隐隐约约觉得自己不是很明白了,若你读了其他书后又来第三次或第四次读此书时,你会发现每个平凡的句子背后都暗藏玄机。我相信,庇古说出了很多读者的共同感受。马歇尔貌似好懂其实难懂,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对经济学理解的特殊性和深刻性以及他苦心孤诣采取的文本策略。在某种意义上,不了解马歇尔的人生关怀、不知道他的个性特点、不熟悉他进入经济学的背景、不知道他的问题意识以及知识结构,就很难真正读懂他的《经济学原理》。

马歇尔是一个高明的学术经营者,他在写作《经济学原理》时,对长期学术发展的布局和叙事的策略都进行了精心的调配。不同水平的读者读到了自以为是的内容,这对于经济学的传播自然是很有益处的,但是,客观上也造成了不同天赋和地位的读者在理解上的巨大差异。虽然不能把“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的哈姆雷特”这句话也适用于马歇尔,但是马歇尔在不同的人心中有多个面相,这是

自然的。今天大家都知道的那个马歇尔,其实是某一类关于马歇尔的理解占了统治地位以后,被主流经济学建构起来的。经济学发展路径从来就是具有解释权 and 话语权的那部分学者主导的路径。思想史上的边缘者和失踪者,都不在这个路径上。我们一时无法想象,马歇尔如在人世,将如何看待别人眼里的自己,以及他开创的经济科学发展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

“英雄惜英雄”,熊彼特不愧是一位知人善论的大思想家,他有广博得让人讶异的知识以及卓越的学术能力,有高迈的学术品味,同时,他又是一个颇具中立色彩的旁观者,因此,他关于马歇尔的评论或许要比作为学生的凯恩斯更值得我们重视。熊彼特能够透过马歇尔作品的外表进入到它的深处,到达智识平庸的读者完全无法企及的地带。熊彼特的水平不在于准确地总结了马歇尔的被人们认识到和实际推动经济学发展的几个重要的贡献,这些基本上都已经成为那个时代学术界的共识,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指出了甚至是凯恩斯这样杰出的人物都没有察觉到的马歇尔经济学中深藏着的那些珍贵的东西。比如,马歇尔的报酬递增思想,以及毕生念兹在兹的经济生物学和进化论经济学等思想。他希望人们关注马歇尔著作中隐藏在简洁流畅的文字背后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因为正是这种思想中埋藏着打开马歇尔思想奥秘的金钥匙。

熊彼特这样写道:“在马歇尔的著作中,具有比他实际完成的重要得多的东西,即可以永垂不朽的某种东西,或者我们可以说,远远超过任何具体成就的寿命的生命力。除了他的天才提供我们使用的,并不可避免地要在我们的手里磨损掉的那些产品之外,在《经济学原理》中还有关于继续前进的微妙建议或指导。”<sup>①</sup>这些继续前进的建议或者指导中,名列第一的就是报酬递增思想。

在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中,如何圆融地处理报酬递增与竞争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一个困扰经济学家的十分棘手的问题。按照传统的、基于比较静态学的马歇尔经济学解读法,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结构中,企业的供给曲线受边际成本递增规律的影响,表现出来良好的收敛性,形成了最佳规模的自然约束。因此,在局部均衡和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企业的报酬最大化和规模之间是存在着稳定的均衡关系的。但是很显然,马歇尔一直就知道在产业部门中,存在着某些规模报酬持续递增的企业,这类企业的扩张会导致理论上的完全竞争经济结构失去均衡的可能性。为了维持住完全竞争经济局部均衡经济理论体系的大厦,同时又要尽可能地符合现实的产业发展状况,马歇尔采取了若干的措施,比如引入

<sup>①</sup> 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116—117 页。

“外部经济”和“代表性厂商”的概念等。庇古以及后来剑桥学派的学生们则试图把这种临时性的补救措施作为一个稳定的理论结构来处理,建立了基于数理的严整的完全竞争经济学体系,即我们所熟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其代价就是进一步地模糊了马歇尔经济学的问题意识、理论气质以及思维特点,放弃了马歇尔经济学中基于经验观察的现实主义特色,也就是放弃了马歇尔向来特别重视的经济生活中的“事实”,以及索性彻底清理了马歇尔经济学中存在着的动态分析的元素。一批缺乏马歇尔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深度、但是在数理分析工具的掌握上具有特长的年轻经济学家,卓有成效地把马歇尔经济学改造成了几乎完全是演绎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马歇尔的这些著名的门徒占据了剑桥大学经济系这一最好的舞台,掌握了马歇尔经济学的解释权,因此,在马歇尔去世后,仅仅过了十余年时间,后来的经济学家就自然而然地把马歇尔经济学等同于新古典经济学了。这一过程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逐渐将无法整合到比较静态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形式主义框架内的报酬递增问题逐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在有亮光的地方寻找丢失的钥匙”,这是长期以来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这种状况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直到1986年,保罗·罗默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那篇题为“报酬递增与长期经济增长”的文章,情况才开始改变。

由于不关心经济思想变迁的历史,也基本上不再阅读历史上著名经济学家的原作,今天的经济学家和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其实多半不知道教科书上的各种教条的由来,基本上就是照着接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经济学日益脱离了现实的历史情境而只关心符号逻辑的风尚中,人们找到了新的安身立命的职业的学术生活方式。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对于有学术责任感和良知的人而言,回避现实中的问题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经济学家被时代所误解和嘲弄,多半是咎由自取,一个不关心转型时代的问题、漠视底层人民的疾苦、逃离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也是不值得人们尊敬的。

当人们把马歇尔这样一位具有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因同情穷人的遭遇而毅然从喜爱的数学转入经济学行当的人所创造的经济学,与今天占据着各个知名大学的经济学教室的经济学分析技师在黑板上推导的经济学等而视之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无名之悲涌上心头,深深地觉得这是马歇尔这位伟大经济学家的大不幸。当然,马歇尔不是唯一一位思想史上的受害者,斯密、穆勒、马克思都遭遇了长期的被误解的命运。他们死去多年,已经无法为自己声辩什么,但是,我相信,他们如有在天之灵,想必是痛苦的和无奈的。

正本清源,是思想史学者的立身之本,是自己的行业规范,也是个人道义感所要求的。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责任就是复原某些思想的真实面貌和应有的历史地位,建立将其正确定位的新坐标。更重要的,是要探索航行在历史河道上的观念之舟移动的脉络,寻找它们走向现时代的过程。这样做,并不仅仅只有历史价值,它也是正确地判断当代学者的工作以及对未来做出预判所必须的。对于某些被严重误解的历史人物而言,思想史家的工作,就像是高水平的侦探,找到确凿的证据来洗刷加在他们头上的“不白之冤”,还其清白,重新恢复应有的荣誉。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的重要的思想家,几乎找不到没有被误读过的。越是容易被误解的历史人物,就越需要思想史学者的工作。所以,澄清岁月沉淀或者风化给历史图像造成的扭曲,还原真实的那一面,就成为我们责无旁贷的重要使命。或者说,这就是思想史作为“知识考古学”的使命。

张日波于2008年开始跟随我攻读经济思想史博士,是我培养的第三位经济思想史专业的博士生。他在硕士阶段读的是区域经济学专业,考虑到这个知识背景,我为他确定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尽量与之衔接,因此开始的时候大约定了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经济学中的报酬递增问题。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大而复杂的选题,对于一个没有多少经济思想史底子的学生而言,一定是心中无数的。经历过近一年的预习、阅读相关基本文献,同时,我和他进行了多次讨论,慢慢把问题聚焦到马歇尔经济学体系中的报酬递增思想问题。范围看似缩小了,但是难度无形之中增加了,因为,在一个较小的主题上,分析深度方面的要求必须提高。日波是一个勤奋刻苦的好学生,他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花了大量的时间收集资料,研读原始文献,全面梳理相关的理论成果,写出了个近20万字的博士论文的初稿。修改后的定稿,作为学位论文递交答辩,获得了通过,答辩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对他的论文评价相当高。

日波的博士论文就是这部书的基础。因此,当年关于博士论文创新之处的评价对本书仍然是适用的。

第一,作者力图立足于思想史发展的脉络,动态地审视报酬递增和竞争之间的关系,寻找导致理解两者关系困难的真正原因。作者非常正确地抓住了一个关键,就是把马歇尔经济学体系与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区别对待。他把前者放在自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这个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的语境下来审视,试图理解马歇尔报酬递增思想形成的历史语境,旨在避免以成熟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来把握马歇尔思想必然导致的种种困难。正如劳斯比所说,“如果我们从斯密开始,而不是从现代微观经济学开始来研究马歇尔,我们会对马歇尔的思想

清楚更多”<sup>①</sup>。正是以这样的视角来审视报酬递增思想,才有可能对报酬递增思想自马歇尔之后发生奇怪中断的原因进行合理的解释。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具有新意的:当竞争理论从马歇尔意义上的竞争发展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理论时,当古典经济学以及马歇尔体系中的报酬递增思想转化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规模报酬递增时,产生了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的冲突。与此同时,完全竞争理论又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立论基础,这就导致了报酬递增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缺失。这样一个解释颇有新意也站得住脚。

第二,作者从方法论转向的角度对报酬递增思想中断的原因进行了解释。通过分析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与马歇尔的方法论之间的不同,一方面解释了为何在马歇尔的体系可以容纳报酬递增问题,另一方面解释了从马歇尔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过程中,在方法论转向静态均衡分析范式的过程中,报酬递增思想是如何被抛弃的。这个解释,涉及马歇尔对所谓“经济事实”的理解以及他关于数学方法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功能及其局限性的认识等一系列方法论的议题。虽然作者在这里没有进行更加专业的讨论,但是方向大抵是正确的。

第三,作者对马歇尔的思想遗产,尤其是他的报酬递增思想、方法论立场、以经济生物学为代表的动态分析,重新进行了梳理和考察,试图发掘其中重要的、直至今天仍然有意义的经济学遗产。这个方面的工作在这本书中也是初步涉及,还需要进一步地往前推进。

由于有着以上三个方面的创新点,日波的著作在国内的相关研究者中是走在前列的,将其修改出版有益于推动相关主题的学术研究的深化。

当然,马歇尔是集大成的伟大经济学宗师,他积 20 余年之功写出的《经济学原理》是承前启后的煌煌大著,隐含的思想之丰富、内容之深邃、体系之独特、所依据的哲学以及社会理论的基础之厚实以及采用的经验资料之翔实,都是空前的。在他之后,可以与其比肩的作品再也没有出现过。1891 年,在《经济学原理》问世以后的次年,吉丁斯就写道:“《经济学原理》这本书的出版是一起极为重要的事件,……毫不夸张地说,很少有著作能涵盖如此丰富的内容、富有如此新颖的观点和详尽的信息、采用如此广博而彻底的研究方法,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如果把它称之为自穆勒以来的最伟大的系统性著作,这还远远不够,唯一能够与之相媲美的只有《国富论》。在 19 世纪的最后 10 年这本书对政治经济学产

<sup>①</sup> Giacomina Becattini. The return of the 'white elephant'[A]. in Richard Arena, Michel Quere. The economics of Alfred Marshall: revisiting Marshall's legacy[C].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18.

生的影响,正和 18 世纪后期斯密所产生的影响一样……它收集整理了大量经济学知识,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重构了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它使经济学的每一个领域都更加丰富、更加科学,这样的特点是经济学在这些年的发展中从没出现过的。正如近代经济学研究是从穆勒开始的,未来的经济学研究必然从马歇尔开始,它标志着一个科学时代的结束,另一个科学时代的到来。”<sup>①</sup>20 世纪的经济学史完全证明了吉丁斯当年的判断和预见的正确性。不仅如此,进入 21 世纪,经济学的相当部分依然是带着马歇尔经济学的思想遗产上路的。2006 年,著名的学术出版社爱尔加出版社出版了《爱尔加马歇尔手册》,该书在有关马歇尔遗产的部分将“报酬递增和竞争困境”、“企业理论”、“福利经济学”作为关键的内容进行了讨论,同时还在“演化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认知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供给的微观经济学”、“方法论”等主题上,把马歇尔与当代经济学的进展以作对比的方式进行了考察和描述。由此可见,马歇尔的经济学思想仍然像酵母一样发挥着作用,不断催生出新的经济学发现。

所以,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学术界,对马歇尔思想的解读才刚刚起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希望日波在这本书的基础之上,不忘初心,继续深入研究马歇尔经济思想的相关重要主题,并早日形成新的学术成果,与学术界分享。

是为序。

<sup>①</sup> 转引自格罗尼维根:《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华夏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5—16 页。

## 摘 要

报酬递增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在斯密、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的体系中,以及在马歇尔的体系中,它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在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中,报酬递增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度缺失的。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着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兴古典经济学等理论的兴起,报酬递增思想才重新回到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中。因此从 20 世纪初期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这段时期,可以视为是报酬递增思想的“中断时期”。为何会产生这一中断?如何评价报酬递增思想 30 多年来的复兴运动?报酬递增思想的演进遵循何种机理?回答这些问题是本书研究的主旨所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还可以窥见马歇尔经济学与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关键性不同。事实上,对这些关键性不同的梳理,也就构成了报酬递增思想演进的机理。

马歇尔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学界有很大一部分学者因此认为,马歇尔经济学与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可以画等号的。其实两者存在非常重要的差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直到今天,新古典经济学仍没有跳出马歇尔所说的“经济学的初级阶段”,经济学如何发展到“高级阶段”?经济学家的“麦加”在哪里?这是当下重读马歇尔思想,以及比较马歇尔经济学与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之区别的意义所在。系统而详细地梳理两者的不同,无疑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本研究对两者不同的比较,是围绕解释报酬递增思想的演进机理这一问题而展开的。

整体而言,本书对报酬递增思想演进机理的分析,是以“马歇尔为中心”的。这是基于如下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报酬递增思想的演进经历了中断和复兴的过程。“中断”一词含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它意味着报酬递增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有到无的过程,另一方面还

包含着一个从无到有的复兴过程。在从有到无和从无到有之间必然存在一个转折。对中断原因的解释必然离不开对这一转折点的考察,这个转折点是与马歇尔密切相关的。另外,从无到有的过程,即报酬递增思想的复兴过程,可以视为是第二个转折,这一转折也可以与马歇尔形成重要的呼应。

第二,理解这些转折,尤其是第一个转折,关键在于区分两种不同的语境,即马歇尔经济学的语境和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语境。这可以视为是本书研究的一个创新点。立足于经济思想发展的视角,动态地审视报酬递增和竞争之间的关系,可以避免站在成熟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上来看待马歇尔经济学这种“后视之见”。很多人以为,既然马歇尔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那么马歇尔的经济思想和研究方法就与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是等价的,这其实是对马歇尔的误读。这种误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马歇尔的具体经济思想的误读,如对报酬递增、竞争的解释的误读。另一方面,是对马歇尔研究经济学的方法的误读。提到马歇尔的研究方法,人们几乎条件反射式地会想到其静态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然而这却是马歇尔非常谨慎地使用的方法,在他的研究中时刻保持着对现实的关注,时刻保持着对引起变化的因素的关心,他一直认为“经济学家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马歇尔研究方法中的关注现实的复杂性、动态性的一面,在今天的主流经济学中很少被提及和关注。

正是以如上视角作为切入点,本书才对报酬递增思想的演进机理作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解释,并得出了如下结论:

报酬递增和竞争之间的关系融洽与否,是考察报酬递增思想在某一经济学体系或理论模型中立足与否的一条重要线索。马歇尔的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论创新,是他的体系得以容纳对报酬递增问题的分析的关键,这是分析报酬递增演进问题的另一条重要线索。为保持报酬递增和竞争两者的融洽性,马歇尔试图从两个方面的努力来达到这一目的:一是通过对竞争的现实化理解,以调和报酬递增与竞争的关系;二是试图通过构建动态学的分析范式来解释、容纳报酬递增思想。在马歇尔的体系中,现实的“非完全竞争市场”与第一方面相对应,“具有外部经济特征的报酬递增”、“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等与第二方面相对应。报酬递增思想的中断,与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对马歇尔思想的这两个方面的背离,有重大的关系。

“两大背离”即对马歇尔的竞争理论的背离和方法论的背离。“两大背离”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学的科学化所必需。因为科学化要求精确化,精确化一般要求形式化,而在有限的数学工具的约束下,形式化又必须对现实作出极强

的简化。正是这“两大背离”构成了报酬递增思想在一段时期内被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抛弃的原因。具体而言：

一是从对马歇尔的竞争理论的背离来看：马歇尔对竞争的理解是现实层面的，是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因为在马歇尔的竞争理论中，消费者的需求并非是完全有弹性的，这样的话，来自需求的限制就构成了对企业层面的内部报酬递增的抑制。当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不能导致垄断时，报酬递增和竞争均衡的共存就成为了可能。

不过，在马歇尔的时代，伴随着边际革命的产生，竞争理论正经历着从古典意义上的竞争向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竞争理论的转变。在竞争理论的演变过程中，完全竞争理论确立了其在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它去除了古典经济学以及马歇尔经济学中竞争的现实性、动态性、复杂性特征，而退化为一种抽象的、静态的研究假设。报酬递增与完全竞争的冲突，以及完全竞争对于证明边际分配理论的不可或缺性，使得报酬递增思想被排除在了主流经济学之外。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良好性质与完全竞争的完美结合，则为证明边际分配理论的合法性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也是从理论上证明市场经济有效性的一种重要途径。在竞争理论的这一转变过程中，古老的报酬递增思想就因与完全竞争的冲突而被驱逐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此即报酬递增思想中断的原因之一。

二是从对方法论的背离来看：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以下简称为《原理》）中反复强调，静态的局部均衡分析是难以处理报酬递增问题的。为了避免得出报酬递增会导致垄断这一与现实不符的结论，即避免马歇尔所提及的“古诺错误”，他转向了从生物学寻求帮助，从而避免了纯粹演绎法的方法论层面的不足。马歇尔在《原理》中一直试图构建一种动态的理论，以容纳报酬递增等动态性的问题。他所构建的“具有外部经济特征的报酬递增”、“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其背后隐含的就是其动态的分析范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是在进行构建“经济生物学”的尝试。在《原理》中，事实上包含了静态分析（经济力学）和动态分析（经济生物学）两种不同的分析范式。因此，马歇尔的方法论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性特征。局部均衡分析属于前一种范式，而对报酬递增的分析属于后一种范式。马歇尔体系中的动态学，是报酬递增与竞争能够相容的一个方法论层面的关键所在。对马歇尔的这一方法论特征的挖掘，尤其是对他的经济生物学的挖掘，可以视为是本书研究的一个创新点。事实上，马歇尔对动态学的强调和他的现实主义关怀密切相关。了解马歇尔的现实关怀，对于理解马歇尔研究经济学的初

衷、职业历程、对经济学的整体看法、研究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以及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看法,是非常有帮助的。马歇尔的世界观指引了他的现实关怀,他的现实关怀指引了他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使笔者对他所论述的报酬递增与竞争的关系的相容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不幸的是,正如霍奇逊所说,在马歇尔之后,一方面,由于欧美社会科学中产生了源自意识形态层面的反对使用生物学知识的运动;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围绕着报酬递增的大争论,使得经济学的发展走向了一条“去经济生物学”的进路。作为在大争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斯拉法、庇古、罗宾斯等人无疑使得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走向了一条“去经济生物学,近经济力学”、“去动态化,近静态化”的道路。这使得主流经济学抛弃了马歇尔在动态分析范式上的尝试,并在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基本假定的基础上,优先发展了马歇尔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而报酬递增问题属于动态学研究的范畴,在静态分析范式下,它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方法论的这一转变使得马歇尔对报酬递增与竞争进行调和的种种努力付之东流。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都放弃了构建动态经济学的尝试,即便有个别的经济学家(如克拉克、希克斯、奈特、熊彼特等人)承诺要构建动态经济学,不过他们的这些承诺或者是仅停留在了口头上,或者是做了一些不完美的尝试,而且他们基本都没有涉及对报酬递增问题的分析。所以,在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形式化大发展的时期,静态范式是占主导地位的,其中的动态学分析是非常薄弱甚至缺失的。在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抛弃马歇尔的动态学、经济生物学,转向静态学分析范式的过程中,报酬递增思想就在主流经济学中一度消失了。因此,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对马歇尔方法论上的这一背离,是报酬递增思想中断的另一重要原因。

**关键词:** 报酬递增;马歇尔;竞争;方法论;经济生物学;调和问题

# Abstract

The thoughts of increasing returns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Plato, Aristotle, Xenophon in ancient Greece. It also could be found in the works of classical economists, such as Smith and Mill, 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rshall's system. However, in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fter Marshall, the idea of increasing returns was lost for a long time. It's not until the 1980s that the thought of increasing returns came back to mainstream economics in New Growth theory and New Trade theory. Therefore, 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the period from 1920s—1930s to the 1980s can be called “suspension period” of the idea of increasing returns. Why did this suspension happen? What is the mechanism under the evolution of increasing returns thought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is the purpose of this book.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is mechanism, we could also get a glimpse of some of the ke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rshallian Economics and the subsequent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Marshall is the pioneer of the Neo-classical Economics, hence many scholars hold the opinion that the Marshallian economics is the same with the subsequent Neo-classical Economics. While in fact, they are quite different in many important aspects. In some sense, present Neo-classical Economics still doesn't stride over what Marshall called the “primary stage” of Economics. How could modern Economics develop to the “advanced stage”? What is the “Mecca” of Economist? That's the reason why we still need to read Marshall's thoughts and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rshallian economics and the subsequent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o compare all the differences is

definitely a huge program. The comparison between Marshallian economics and the subsequent Neo-classical Economics is completely bound up i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mechanism under the evolution of increasing returns thought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mechanism under the evolution of increasing returns thoughts is based on “Marshall-centered” approach. Two points make the “Marshall-centered” approach necessary:

Firstly, the thoughts of increasing returns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suspension and renaissance. The word “suspension” has two meanings: on one hand, it means a process that the thought of increasing returns continued for a long time and then disappeared. On the other hand, it means a process of recovery. There is a turning point between the two processes. The turning point should be invested, and Marshall is the exact turning point.

Secondly,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turning point is to distinct two different contexts: the contexts of Marshallian economics and the subsequent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his could be seen as an innovation of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Based and by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competition dynamically, we avoid an improper view that is to look at Marshall backwar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ubsequent Neo-classical Economics. Many authors hold that since Marshall is the founder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hen the subsequent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nd the Marshallian economics should be the same, while in fact it's a misreading of Marshall. This misunderstanding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 on one hand, many authors misunderstood some key words of Marshall, such a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competition. On the other hand, many economists misunderstood Marshallian methods. The static par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 is commonly known to be Marshallian distinguishable method, but Marshall was very cautious to this approach, and h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reality in his whole life. He insisted that “the Mecca of the economist is economic biology”. Reality and dynamics,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Marshallian method are rarely mentioned in modern mainstream economics.